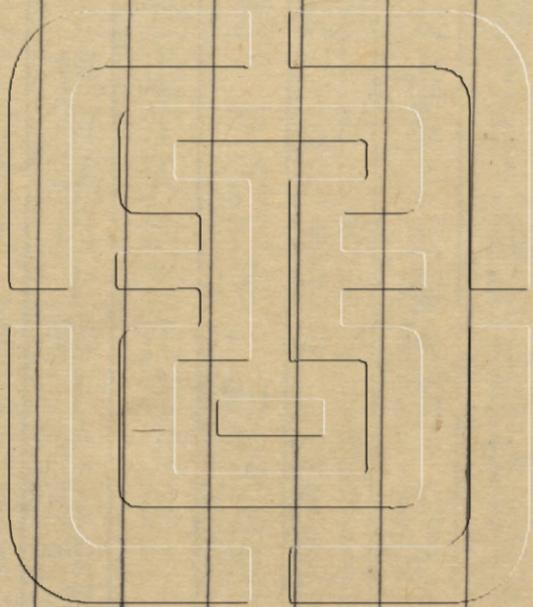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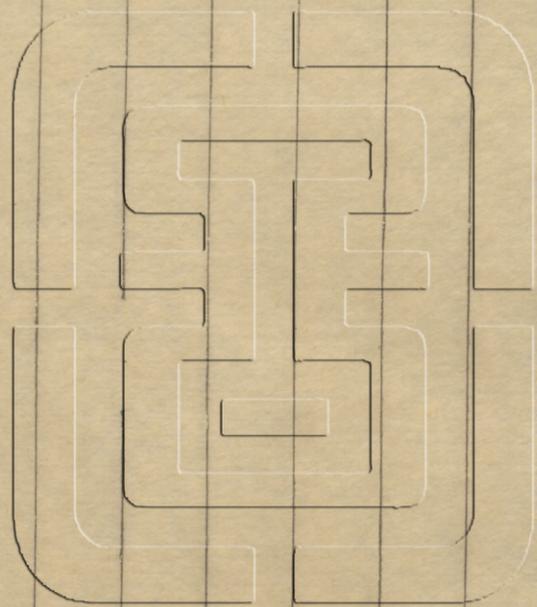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叙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

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於專已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自信於何氏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菽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余遵奉何氏竊取斯旨以俟後之能墨守者董理焉嘉慶十四年武進劉逢祿撰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

學海堂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隱元年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說文元从一从兀李兆洛云當从土从人或从二人者天地也與仁同意善之長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

王者孰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

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紂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紂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紂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新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墨子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漢人兼題虞夏書者失之託始帝典加日若稽古以別於三王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

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曰政教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與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媵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迹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爲貴隱爲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妾子立其母得
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
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
行國家則士庶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
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
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人宗廟是
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
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
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其
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
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期明無一適

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
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
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
嘉禮箋曰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於
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
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
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
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
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辯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辯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墮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之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旣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

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倣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驛人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譎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解詁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夫人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贈者起兩贈也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為桓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為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

惠公之贈仲子之贈譏兼之意不益見乎君之與妾非公與

夫人也夫人伉公且以不言及成誅文況以妾伉君曾是為

聖人之恆辭乎言及者別尊卑文仲子微反以不言及見別

於夫人曲矣譏不及事似也鄭統膏有云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子游何

得善兼之非禮禮弔含祔贈臨同日畢事止一人兼行若每

事各一人則信如趙匡所云罄王朝之臣不足充喪禮之使

也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通例也使歸惠公介歸仲子以別

尊卑不亦可乎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以異尊

卑非孟子所謂不知務乎何解公之喪云加之者喪者死之

通辭也本以別死生不以明貴賤非配公之稱故加以以絕

今云加之者起兩贈贈獨非通辭乎仲子之卒不書正也古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之禮諸侯於慈母妾母庶祖母皆無服與尊者爲體喪者不祭故也隱以仲子之喪赴於諸侯天王下賵妾祖母交譏之何云主書者不及事於義儉矣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解詁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方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著紀之本爵則桓二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辭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箋曰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

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二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乎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箋曰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也斯失矣禮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

君鄭注謂適祖姑可也此士制也周為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

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宮若

成之得不以耐於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

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

言也何君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初獻六羽解詁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箋曰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

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公

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謂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

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

七年滕侯卒解詁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

祿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

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為父

作諡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

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

于楚邱解詁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

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箋曰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

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

戎為戎晉同義於經為合

八年辛亥宿男卒解詁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

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

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
例箋曰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辭以起其當興也

九年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
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箋曰禮卿大夫疾君
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禭贈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
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也

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道春秋
通例與文武異箋曰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
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諸春秋此類是也

隱公篇

桓元年解詁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
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箋曰隱會皆不致者
狐壤之獲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
當誅臣子也

三年春正月解詁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
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
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
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
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

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
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
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者二月者殷正月也正月字誤王二月
者罰蔽殷彝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
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二年有王見始也亦失之爲漢制云
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疾始以火攻也解詁傳不託始者前
此未有無所託也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
賤桓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解詁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
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之箋曰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
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

桓公篇

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瘠病也齊人語也以
加大知非火災也痢者民疾疫也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
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始姊妹不嫁者七人
箋曰瘠本或作瘠或作清當是嚴顏之異痢與癘同癘也此
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
應徐彥据晏子春秋云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
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忘省也解詁跌過度災省謂

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
 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
 災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
 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
 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
 箋曰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省跌佚之誤忌讀為已責之已
 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按古失 佚通 省災也災紀
 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范甯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省
 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眾故有時而用之非
 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
 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

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為長國
 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為義者國君過
 市則刑人赦以身不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
 如死如之刑魯臣子上為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
 之棄如非流宥之刑也破鄭元 易注 謂棄而不葬不得人先公之
 兆域也故必以大眚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
 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隳括
 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詒殺君之子重也箋曰不言大夫者未
 為大夫

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禮部公羊何氏解詒箋 十 庚申補刊

君也解詁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州公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爲赤歸於楚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揜也不言出奔從微國出入不兩書例也

伯姬歸于杞箋曰二十七年解詁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則書歸書會書來者皆內辭也公一齊襄也

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箋曰傳言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爲曹羈張義故以稱者曰侵言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解詁據公弟叔肸卒又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君箋曰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經意爲合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解詁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貳君也箋曰禮君薨太子號
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不言卽位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
者從祖耐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皆正體禮所云
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賜諡
未成君也耐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
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耐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
之謂哉

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
親親之道也解詁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
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得臣黨遂弒赤季友知賊不誅
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
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
之律哉

莊公篇

楚人伐鄭解詁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
國又明嫁取當慕賢者箋曰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
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
事則此爲漸進文

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據國言滅易者猶無守禦之
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箋曰此如狄滅衛諱滅言人正
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習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以致文在廟下不使人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知以妾爲妻者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知齊媵先至者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夫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享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辭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合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旣多言弗戢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存疑辭

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

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箋曰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葬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解詁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箋曰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箋曰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諛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

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解詁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土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穀梁子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江熙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鄭發墨守曰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母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爲母得廢之則左氏云已死矣本疏

引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辭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於齊居於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君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詁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箋曰正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此

及下人杞解詒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
使往也解詒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箋曰上書晉侯
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
而殺之僖之失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解詒
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不爾非從實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
何與使聽之也解詒時天王居於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
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箋曰時天王實已歸京師
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
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以歸多

矣

陳侯款卒解詒不書葬者爲晉文諱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
諱者時宋襄自會之箋曰何君以傳惟云爲襄公諱知不爲
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
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
何爲叔武爭也解詒言復歸者深爲伯者恥之使若無罪箋
曰言復歸者移惡于衛侯鄭

遂會諸侯圍許解詒伯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
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此衰故不成其善箋曰不月
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一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解詁魯本爲伯者所還當時不取久
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箋曰當時取
之亦坐取邑如鞏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
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

僖公篇

王使榮叔歸含且賙解詁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
事失尊之義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解詁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禮
君子士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
天王含賙妾母當文見譏明矣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
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

譏文宰咺來歸賙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
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
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
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傳桓無王文無天隱元
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
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
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
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
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
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

遂城部解詁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箋曰以證上三月甲

是書經解 卷三十一 劉禮部公羊何氏解詁箋 七 庚申補刊

戌為內辭猶成降書師還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解詁禮主於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箋曰穀梁得之妾母以子氏也若適母序子下妾序君下傳惠公仲子於禮為不順於文為不辭兼之非禮解已在前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解詁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箋曰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壹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據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里克作頌所為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六隧襄王曰王章也不可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哉

單伯至自齊解詁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箋曰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

宋人弑其君處白解詁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

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爾

秦伯罃卒解詁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箋曰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比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禘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爲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聘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意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解詁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於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首從非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箋曰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文公篇

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箋曰日者惡納黨亂

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解
詁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
夫反言納也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
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
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
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箋
曰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
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於株者非以其訴楚
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勿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
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

歸於陳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解詁不從殺泄
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
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
子恩薄略之箋曰何氏膏盲以爲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
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
當去葬故不足也

宣公篇

作邱甲譏始邱使也解詁甲鎧也譏始使邱民作鎧也箋曰何
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虔注云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

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
 謂之乘馬杜預曰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似
 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
 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灋并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二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
 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
 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方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
 之地開方為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
 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
 者尋舊盟也解詁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
 故舉聘以非之箋曰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
 不舉重惡屢盟也例皆曰此經及十一年郟州襄七年孫棟
 父十五年宋向戌皆是也所見世
 著亦惡不信

仲嬰齊卒解詁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惠伯事與荀
 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
 之箋曰惠伯之係傅子赤似荀息先子而死似孔父經於子
 卒之下不書叔彭父卒非不如荀息也董子曰春秋之用辭
 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惠伯之忠貞既以孔父荀息張義
 矣所謂省其贅也

解詁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箋曰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舍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

成公篇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定弋莒女也箋曰此弋氏左穀皆作妣氏定十五年妣氏穀梁作弋氏疏以妣弋聲勢相同國語杞鄆由太妣夏本紀禹爲妣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褒氏杞氏鄆氏褒杞鄆皆妣姓也詩孟弋卽妣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鄆女世子巫之姊妹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解詁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箋曰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彥解爲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鄆同姓故相與往殆於晉情事最合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箋曰傳文莒鄆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于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貶鄆人於吳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

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鄆解詁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解詁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於
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何君約左
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
夏之明文董子曰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
我同姓也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
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舍昨日所止
舍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尙往辭知未至舍
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
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
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保辜不得施於君親傷君弑君
誅無輕重殺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
也得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
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
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
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
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曰文王親迎於
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
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孔子對哀公曰合

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箋曰禮云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戴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由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解詁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箋曰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日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

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以名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反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穀梁子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於義爲長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箋曰再言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事夷狄也曰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衛石惡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

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箋曰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於澶淵歸粟於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於澶淵歸粟於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理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不書內大夫諱之也

義同胡氏似勝傳注

襄公篇

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解詁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

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解詁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

之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箋曰夏武互錯

吳弑其君僚解詁月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之箋曰不日者卒

本不日

黑弓以濫來奔解詁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

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

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宋繆公以

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

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

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

有見言箋曰春秋之義事在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

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辭末乃以公扈

子之言為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乎讓

夫子追通之以救末世爭篡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

為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穀梁言深諱文

必有所見通例也猶必曰以成宋亂曰取郟大鼎於宋此與宣公弑

子赤以濟西田賂齊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弑之罪可

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

而為言亦非

昭公篇

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

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箋曰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卽位之日書之則篡文顯而微矣傳所云者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雉門及兩觀災解詁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箋曰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劉卷卒解詁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箋曰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解詁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卒起之猶衛孫甯箋曰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

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二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解詁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箋曰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爾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
賊而日解詁望見公斂處父師王念孫曰俄賊通借漢書或借蛾非望見也

寶者何璋判白解詁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

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圭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箋曰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瓚尙書顧命所云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解詁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箋曰文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解詁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箋日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解詁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徐彥解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按二書皆僞未必何氏所據

箋曰左氏

穀梁氏太史公書並載此事唯公羊子傳歸運謹義曰孔子行乎季孫二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何君解云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義例閔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夫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氏以反侵地爲聖

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
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曾以聖人相君而置之
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徧好哉何君依違之辭
去之而義益長矣此二注及下謝過一節須刪之

晉趙鞅歸于晉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解詁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
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箋曰傳例
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
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
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為名書人則不能著非為善辭也
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八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合故反

與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
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

定公篇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
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解詁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
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
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箋曰書
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略
亂賊也丁履恆云父有子者蒯瞶為父輒為子蒯瞶似可有
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瞶為子靈公為父蒯瞶靈公所逐
輒乃靈公所立蒯瞶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蒯瞶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

吳伐我解詁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箋曰所見世著治太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魯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正上以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

冬十有一月螺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螺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螺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箋曰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豈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珣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有二月螺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解詁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箋曰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尙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

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己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解詁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箋曰春言狩下當增不從狩即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

哀公篇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學海堂

發墨守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古者鄭國處於畱鄭發墨守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畱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二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畱祭仲將往省畱之事乎

周官大司徒疏

偃師武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畱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畱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郟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孟康注畱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畱左氏襄三十年伯有